

河南作家丛书
HENANZUOJIACONGSHU



活 宝

段荃法 著

活 宝

段荃法 著

河南作家丛书

活 宝

段 荃 法 著

责任编辑 芮杉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西里路94号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20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85·89 定价2.15元



作者近影

目 录

瓜园轶事.....	(1)
农业局里的日常生活.....	(49)
活宝.....	(100)
百灵鸟.....	(140)
借款.....	(197)
九号院.....	(208)
儿媳妇.....	(216)
天上地下.....	(224)
品断筋.....	(233)
代言人.....	(241)
太平村的一天.....	(245)
没有想到.....	(251)
古道旁的小楼.....	(264)

典型人物.....	(279)
奔波.....	(288)
后记.....	(300)

瓜园轶事

一

三年前，瓜园村出了一件稀奇事，至今还在这一带当笑话谈论着，当新闻传播着，而且越谈越玄，越传越奇。

那年元旦刚过，春节未到，县委趁这个空隙，召集了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农业土专家，专题研究恢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、提高社员收入问题。过去，瓜园村是全县有名的地方，前去参观的人来往不断，大队支书沈有智自然也是全县有名的人物，又上广播又登报，县照相馆的橱窗里，还贴着他一尺多的大彩色相片，凡开大会，主席台上总少不了他的一把椅子，奖励模范，也总少不了他的一张奖状，一面锦旗。沈有智每次进城开什么会，显得异常活跃，这个屋转转，那间房串串，中午休息时间也不睡觉，穿得衣帽整齐，挂着“主席团”“先进单位代表”的红绸条条，到大街上游来逛去，来往走路的人都用敬佩的目光望着他，有的还指手划脚，小声议论：“看，模范，模范。”“还是主席团哩。”认识他的，就说：“这就是瓜园村的沈劳模沈有智。”“啧啧，这么年轻，就这么出名。”沈有智经过大场面多了，磨练得很有风

度，他听着这些赞美，不动声色，也不扭头看一眼，只管昂头挺胸往前走，但心里却喜滋滋的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微笑。后来，他办了几件砸锅事儿，特别是砍瓜园，使生产受到很大损失，社员收入逐年下降，沈有智的威信也越来越低。沈有智有沈有智的短处，沈有智也有沈有智的长处。他原来就有“两快”：嘴快，腿快；再加上“两快”：错误犯得快，思想变得快。这样，他就有了“四快”。“四人帮”垮台以后，瓜园村支部进行整风，沈有智思想不抵触，行动不顶牛，痛痛快快作了个检讨，他又重新当选为支部书记。可是，公社、县里开什么模范会，却再也没有通知他参加过。沈有智有点虚荣心，从此以后他便不愿出头露面，路上遇到外村的熟人，他装作小便，大远就闪进玉米地里，称盐、买菜，就让孩子、老婆到镇上去，到公社、县里参加工作会议，他再也不到大街游逛了，连电影、戏剧也不想看，没事就呆在住室，或看小说，或蒙头睡大觉。

这天下午，沈有智到会议报到处登了记，领了就餐证，就坐在床上，用被子围住脚，看起《西游记》来，看到有趣处，他独自嘿嘿发笑。这时，县委书记应九来突然走进门来，后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干部。应九来过去曾在瓜园村住过几天，跟沈有智比较熟。沈有智一见是应书记，将书一丢，就要起来迎接，应九来按住他的腿说：“大冷的天，别动，别动。”边说，边靠他的腿坐下。他随便问了一会瓜园村的情况，说：“你们的西瓜专家老田哩？到街上转去啦？我想向他请教请教种西瓜的事，还准备让他在会上作个典型发言哩。”应九来这么一说，沈有智一下慌了，心里蹦蹦直跳，脸也有点红了，吱吱唔唔地说：“老田家里有事，正忙，没有来。”应九来着急而又惋惜地砸砸嘴，说：“看你这个人，给瓜园下通知的时候，我还交代林秘书，专门注上一

笔，无论如何要请老田来参加会，你却没有把他带来！”应九来离开招待所，回到县委，看看手表，才四点钟，他估计开小吉普去瓜园村接老田，到夜里八点多就能赶回来，便对身边的干部说：

“林秘书，叫司机，开小车去瓜园，你亲自去，一定要把老田请来。”

夜里，林秘书从瓜园回来了。应九来听见院子里车响，忙出来迎接老田，可是，从车上下来的只林秘书一个人，他恳切地问：“你咋没把老田接来？”林秘书生气地说：“沈有智早把老田赶跑了，至今下落不明，我到哪去接！”应九来一听，火了，发脾气说：“这个沈有智，赶跑了人，还瞒着县委，让人空跑一趟。去，把沈有智给我叫来！”

二

那年夏天，应九来骑着自行车，到下边转着检查生产，路过瓜园村南坡，渴得口干舌燥，喉咙里直冒烟，见路旁有一块二亩多大的瓜园，便推着自行车进去了。瓜把正蹲在地下检查西瓜成熟情况，忽然听到有人叫他：“同志，西瓜开园没有？”瓜把扭头一看，见瓜棚下扎着一辆自行车，一个中年男子正用草帽扑啦扑啦搧风取凉，穿着浅灰色裤子，白衬衫，外束腰，看样子，是个不小的干部。他顺手摘了一个刚长熟的瓜，抱进瓜棚，放在瓜案上切成牙儿，憨厚地一笑，说：“同志，尝尝味道。”应九来问：

“多少钱一斤？”瓜把说：“还没开园定价，你是头一份。”应九来常在农村跑跬，熟悉各类瓜果的行情，便自己估了个斤数，定了个价钱，掏出一元钱往瓜案上一压，拿起瓜便吃起来。瓜把看他一眼，说：“看你这同志对农村不生，对庄稼不外行，到过

地方也不会少，你看我这瓜口头咋样？提提意见吧。”应九来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西瓜，籽少，瓤好，汁浓，味足，他高兴地抹一下嘴说：“好瓜，好瓜。种瓜师傅是谁，在地里不在？我想找他拍拍话，交个朋友。”瓜把自豪地一笑，说：“这瓜就是我种的。”应九来大吃一惊，他没有想到，面前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竟能种出这么好的瓜来。他把正吃着的一牙儿瓜往案子上放，重新打量了这小瓜把一会，满有兴致地问：“小同志，你贵姓？”小瓜把说：“不敢当，我姓田。”应九来问：“叫啥名字？”瓜把脸一红，笑着说：“名字不好听，叫瓜蛋。”应九来也笑了，说：“名字有啥好坏？能分出张三李四就行。你咋起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名字？”田瓜蛋说：“我爹种了一辈子瓜，喜欢瓜，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。”应九来一听，兴致更高，说：

“你是门里出身，技术一定很高明啦。”田瓜蛋谦逊地说：“说不上高明，不过我从小就在瓜垄里爬，跟我爹学会几句种瓜经。”应九来问：“你们村种了多少瓜？”田瓜蛋说：“就这一块，有二亩多点。”应九来说：“种多了你顾不过来管理吧？”田瓜蛋一挥胳膊说：“村里有几个半拉子瓜把，不在行，也多少懂点，把他们拨给我管，百儿八十亩瓜我当凉水喝它！”他停了停又说，

“不过，眼下是以粮为纲，不能光想着挣钱，走歪门邪道。”应九来笑了笑，说：“富了是歪门邪道，穷了才是正门正道吗？”两人正谈得投机，大队支书听说应书记来了，赶忙来到瓜园，说：

“应书记，你来也不打个招呼，让你热辣辣的在这儿干坐。”田瓜蛋一听是县委应书记，忙又拿起一牙儿瓜，双手递过去，说：

“应书记，只顾说话，连瓜都忘让你吃了。”应九来指一下瓜地说：“有智，你们村端着金碗要饭吃，可是不上算呀！”沈有智知他讲的啥意思，嘿嘿笑了笑，没吭声。应九来说：“配上一班

芋人，拨出几十亩地，让小田师傅种西瓜，你干不干？”沈有智眯眼看对方一眼，嘿嘿笑了笑，仍不说话。应九来知他有顾虑，口气坚决地说：“你要怕戴右倾帽子，就往后退退，我出头应名，从现在起，瓜园村就是我应九来的种瓜试点，挂我的牌子，写我的名字，你具体领着干就行啦。”沈有智高兴地说：

“其实，咱村土质适宜种瓜，老辈就有种瓜习惯，这二年群众就要求种瓜，我也有这个想法，只是上级领导不开口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第二年，瓜园村果然种了一百亩大西瓜，每亩产量五千多斤，卖了几万元，劳动日值一下猛涨到一元出头，干部、社员都很高兴，春节期间，还请县剧团来唱了三天大戏。应九来又来了，亲自总结了他们的经验，发文件，上广播，召开现场会，瓜园村一下有名了。

“四人帮”垮台以后，应九来又从外地调回来当了县委书记，他马上想到了老田，想借他的经验，借他在群众中的影响，搞好试点，把全县的西瓜生产很快恢复发展起来，可是老田却被沈有智赶跑了。一月前，他曾派人摸了一下底，发现这个县的知识分子大量外流，高中有两个数学教师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工资下降两级，因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，一气之下，到外县教书去了。县农科所恢复活动以后，支书、所长、秘书争着安排自己的儿子、媳妇、姑娘和亲戚、朋友。一个农艺师却回不去，一直还在县招待所管伙，地区农业局只好把他调走了。县文化馆一个创作员，过去曾发表过五个剧本，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，去年调整工资，连长年病休的副馆长都升了两级，他却一级没升，因为太伤脑筋，到省里一家文艺杂志社当编辑去了。……当时，他听了这些汇报，气得忍无可忍，拍着桌子说：“我

们县地面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就容不下这几个知识分子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们县的各种技术人才若是再往外地流，我们就没脸见人啦。”他一连好多天，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哪知心里刚平静，却又冒出了个瓜把老田被赶走的问题，他由此又联想到全县广大农村的铁匠、木匠、窑匠、石匠、泥水匠、编织匠，在十年动乱中，他们肯定不会有好气受，外流的多不多？眼下还有没有继续外流的现象？群众中的这些技术骨干都走掉了，还谈什么恢复发展多种经营呢？

林秘书到招待所去叫沈有智走后，应九来回到屋里，再也坐不下了。

沈有智是个精灵人，他一见林秘书板着脸来叫他，就知道大事不好，跟随林秘书，来到应九来的屋里。没有落座，先检讨说：“应书记，我早想找你作个检讨，又怕你工作忙，耽误你的时间。那时候，我也是中了‘四人帮’的毒，步步紧跟，三批两斗，把老田吓跑了。我派人四下找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件事，我想起来就惭愧，就难过。……”他说着说着，竟抽抽噎噎哭起来。应九来本想狠狠剋他一顿，如今一见他这个样子，心又软了，给他拉了一把椅子，让他坐下，说：“别哭啦，以后接受教训吧。瓜园村还有人会种瓜不会？”沈有智忙答话说：“有，有，还有几个，在技术上虽比不上老田，可也拿得起，放得下。特别是那个赵富才，同老田最好，跟着老田学本事不少。”沈有智嘴是这么讲，其实他心里也没数。应九来看他一眼，说：“有智，剩这几个瓜把可是你们瓜园村的宝贝呀，一定要重用他们，报酬解决得合理一些，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把瓜园村的名牌西瓜尽快恢复，发展起来。”沈有智说：“你放心，瓜园村的西瓜

搞不起来，我也不让你撤我的职，我自己就一头扎到机井里。”应九来笑起来，说：“这次会上，你发个言，说说打算，表表态度。”

三

沈有智回到招待所，仰脸往床上一躺，嘘了一口气，责骂自己说：“你这个家伙呀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当初咋屁股眼一松，屙了一个软蛋，弄得自己猪八戒照镜子，里看外看不象人！”

……一天晚上，沈有智正在家同田瓜蛋商量明年的种瓜计划，会计沈金垒忙跑来说：“支书，公社打来电话，县委书记检查工作路过咱公社，要见见你，让你马上到公社去。”沈有智一听，高兴地说：“我正想见见应书记，应书记就来啦。我得让他批点饼肥，明年上瓜地哩。”田瓜蛋说：“你见了应书记，缠着他让他到咱瓜园住两天，你就说老田想他啦，他不来，下次见他我得给他提意见。”

沈有智骑着车子，到了公社机关，穿过前院，进了后院，把车子一扎，未进门，先亲切地喊了一声“应书记”，说：“就这儿里地，你也不往瓜园拐一趟？！”哪知他进屋一看，一下傻眼了：屋里坐着的不是应九来，而是一个陌生人。公社书记忙介绍说：“老沈，这是咱县委刚来的薛书记。”沈有智见他长相严肃，有点拘束，嗯啊了两声，站在原地不动。薛书记笑着同他握了手，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说：“一来这县，就听说你的大名，是很精干，是很精干。”沈有智说：“我水平低，希望薛书记以后多指导瓜园的工作。”薛书记说：“咱虽是初次见面，以后打交道就多了。自己人，不要客气。”

两个人随便讲了几句话，沈有智把笔记本一掏，说：“我向薛书记汇报一下工作吧。”他先介绍了瓜园村的基本情况，几个生产队，多少人口，多少地亩，又讲了应书记如何支持、关心他们种西瓜，瓜园村如何翻身，瓜把田瓜蛋贡献如何大。在他汇报期间，坐在一旁的公社书记给他使了几次眼色，意思是不要张口应书记，合口应书记，不要再汇报种西瓜的事，可是沈有智领会错了，以为是公社书记嫌他汇报得太简单，他便越说越具体，越说越有劲。他正要谈明年的种瓜计划，薛书记厌烦地挥了一下手，截断他的话，冷冷一笑，问公社书记：“应九来的问题还没有传达到基层吧？”公社书记说：“过几天开干部会，就传达下去。”薛书记说：“要尽快传达，晚传达一天，工作、生产就多受一天的损失。”他又转面对沈有智说，“就先给你吹吹风吧，应九来犯了错误，正在地委检讨哩。”沈有智心里咚咚跳了两下，不禁问：“应书记犯啥错误啦？”薛书记说：“搞资本主义，方向性的错误。在全县推广种瓜，就是主要的一条。”沈有智一听，脸霎时变了。薛书记说：“想不到吧？不过你不要紧张，我了解过了，你出身不错，工作上也挺能干，只是一时糊涂，上了应九来的当，只要认识错误，不再种瓜，端正种植方向就行。不过，种西瓜的流毒是从你这流出来的，还得从你这收回来。你是模范，得起好带头作用啊！”沈有智脑子里乱咚咚的，听薛书记讲完，便随口答道：“行，行。”

沈有智回到瓜园村，先拐到田瓜蛋家里，犯愁地说：“老田，新来的薛书记，说种西瓜是发展资本主义，不让种了，你看咋办？”田瓜蛋吸溜了一口气，停了好大一会，反问道：“你是支书，是瓜园村的主心骨，你打的啥主意？”沈有智说：“我要有主意，还找你来商量！”田瓜蛋观察一下他的表情，说：“是

这，我得先摸摸你的心劲，你是想把咱村领穷哩？是想把咱村领富哩？”沈有智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树往高处长，鸟往高枝登，谁不想过富日子！”田瓜蛋一合掌，说：“对，这你算没迷头。就因为种西瓜，咱瓜园这几年才吃了几顿稠饭，花了几个活便钱；今后要想往大处发展，还得种西瓜。”沈有智苦丧着脸说：“可薛书记说，咱种植方向不对。”田瓜蛋气乎乎地说：“他薛书记一月一百多块，不愁吃不愁花，闲着没事，不要几下花枪干啥！”沈有智说：“好，那咱就继续种瓜。”

到了麦子抽穗的时候，薛书记带了几个人，到下边检查工作和生产，来到瓜园村一看，一片片的瓜田，西瓜正在拖秧，他顿时气得一头火，心想：一个大队的支书，就敢违抗我的指示，以后叫我咋在这个县里站脚？我就是不松这个口！他当即召开干部会，训斥了大家一顿，要大家尽快把瓜秧拔掉，改种玉米。各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眼看瓜秧就要结瓜，不忍心拔，又怕挨熊，都一个个溜掉了。只有支书沈有智不敢溜，蹲在薛书记一旁听候处理。薛书记拍着桌子，骂了沈有智一顿，说：“马上组织人，给我拔瓜秧，明天天明我到地里检查，若留一棵，我开除你的党籍！”沈有智在村里转了一圈，找不到一个干部，没办法，他只好自己去拔，可是到了瓜地边，他手抓起瓜秧，刚一用劲，一条嫩绿的瓜秧咯嘣断了，清亮的汁水从断节处一滴滴冒出来，又一滴一滴落在地下，他禁不住蹲在地下，抱头痛哭起来。

薛书记见沈有智下不得手，说：“典型的小私有。”便要跟他来的几个干部去拔。哪知几个干部刚动手，瓜园村的群众哗的一声，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把薛书记和那几个干部团团围在中间，有的吵，有的骂，有的上前同他们辩理。薛书记把手枪一掏，朝天乒地打了一枪，说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！”这一下，

把人群镇住了。薛书记回到大队部，气得直喘粗气，跟随他的一个干部说：“薛书记，咱们快走吧。这里的问题，派人来解决。”薛书记把手枪往桌子上啪的一摔，说：“不走啦，安营扎寨。只当党派我来开辟新区，我要试试瓜园村的泥水有多深！”

薛书记一住就是半个月。党员会，干部会，群众会，大会，小会，白天开，夜里开，弄得瓜园村一片恐怖气氛。沈有智吃不住，哭哭啼啼作了多次检讨，领着党员、干部拔了瓜秧，才算过了关。可怜瓜把田瓜蛋，因为认错态度不好，父亲过去又在国民党办的县农场里干过二年事，便被揪出来，经过批斗，戴上了“坏分子”的帽子。

四

瓜田风波过去以后，沈有智虽然象过去一样，牢固地坐着支书的宝座，光荣地出席公社、县上召开的模范会议，但他的心里并不愉快，总觉得对不起田瓜蛋。这天晚上，沈有智躺到床上以后，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妻子问：“有智，你心里有事吧？”沈有智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你快睡吧。”妻子抱怨地说：

“明明我看出你心里有事，还瞒着我。我是那号翻嘴调舌的女人？你当支书以来，啥时候话从我嘴里跑过风？啥时候从我身上惹过祸？！”沈有智见瞒不过她，侧过身，说：“我总觉着，让人家田瓜蛋戴一顶黑帽子太亏。……”妻子忙接口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群众也有这个反映，几次想给你说，可这一时老见你心事重重的，又不敢张口。运动正紧的时候，谁也不敢去碰，眼下运动过了，你就不能找工作队，替田瓜蛋说几句公道话？！”沈有智说：“这几天我就想找工作队说这事，总不能让人家田瓜蛋

冤枉一辈子，可又一直拿不准咋开口合适。”正在这时，传来几下轻轻的叩门声。沈有智说：“你去看看是谁。”边说，边拉亮了电灯。

沈大嫂轻轻走近大门，隔门缝问了声：“你是谁？”门外传来了低哑的答话：“我，老田。”沈大嫂忙开了大门，将田瓜蛋拉进来，伸头看了看，见四处无人，又关了门，领着田瓜蛋向屋里走去。沈有智猛见田瓜蛋，一时不知说啥话好，一下愣住了。田瓜蛋象见了久别的亲人，几步扑上去，双手抓住支书的胳膊便哭起来，声调委屈而凄凉。沈有智忙害怕地制止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莫让外边听见了。”他穿衣下床，用大单子蒙上窗户，问田瓜蛋：“你来的时候，路上碰上人没有？”田瓜蛋说：“没有。”沈有智又问妻子：“门关好没有？”妻子说：“关好啦。”沈有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老田，叫你吃苦头啦。”田瓜蛋本想说点什么，可嘴唇一动，眼泪又流下来了。沈有智说：“前一时工作队整你，我不通，几乎把我也整进去。这一时，想替你说句话，可一时又想不出替你说话的由头。”田瓜蛋说：“我知道支书了解我，不是真心整我。早想找你谈谈心，又怕工作队闯见，给你添麻烦。可今晚我实在憋不住了，不找你谈谈，我就活不到鸡叫天明。”沈大嫂安慰他说：“你心要放宽点，问题总会得到解决。刚才有智还讲，要想办法替你说说话哩。”田瓜蛋从怀里掏出几张纸，说：“这是我的申辩书，请你转给工作队吧。”沈有智接过，略略看了几眼，说：“我一定转给工作队。”田瓜蛋说：“支书，你把我的底，我能是坏人？看在咱俩往日的交情，看在我死去的爹娘的面上，一定得替我说句公道话，我一辈子不忘你的恩。”说着，又哭起来。沈有智情感也冲动了，红着脸说：“老田，你放心吧。我破上支书不干，破上模范不当，也得